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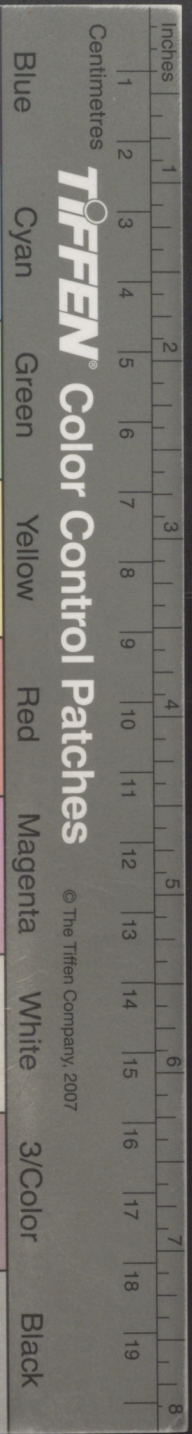


1486



九靈山房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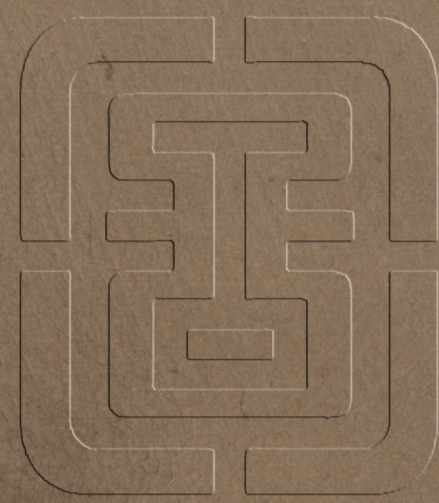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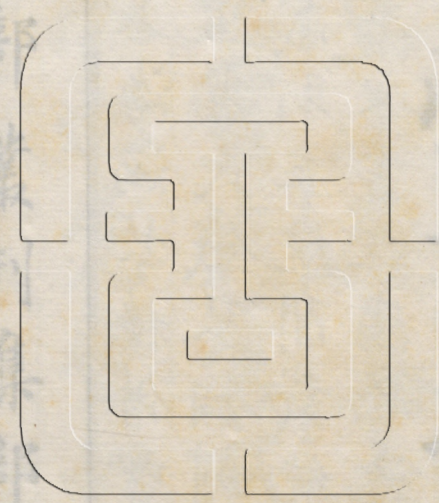
集 九

靈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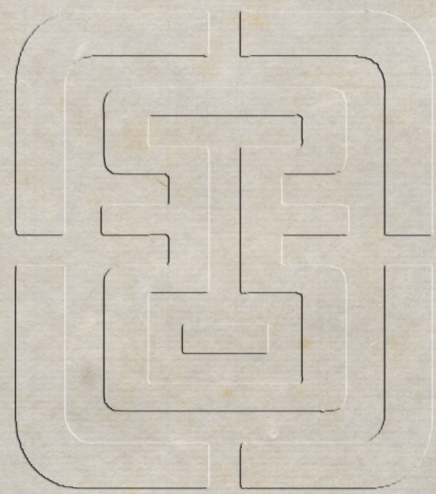
房

四部叢刊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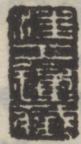
集 九 靈 山 房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印畧
里瞿氏鐵琴銅劍樓
藏明正統間戴統刊
本原書板高營造尺
七寸弱寬四寸四分

九靈山房集序



九靈山房集者金華
戴九靈先生所作之
詩文也先生以聰敏
之資篤誠之志而學

文於柳待制先生黃
文獻公又學詩於余
忠宣公故其文叙事
者法議論者原不為
利深之辭而亦無淺

露之態不為纖穠之
體而亦無矯亢之聲
蓋其典實嚴整則得
之於柳先生者也慎
密明淑則得之於黃

文獻公者也而又加
之以春容豐潤故意
無不盡味無不足其
詩則詞深興遠而有
鏘然之音悠然之趣

清逸則類靈運明遠
沉蔚則類嗣宗太冲
雖忠宣公散之而自
得者尤多夫詩文之
法具於六經而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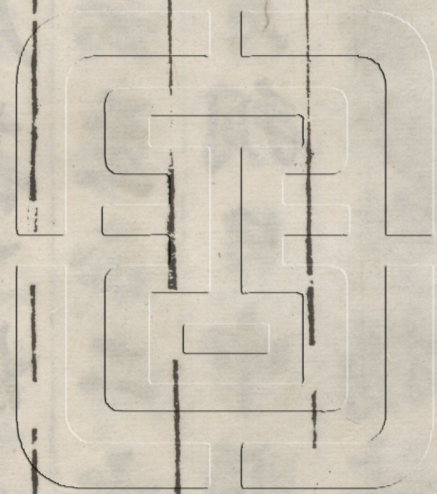
者鮮蓋其說固在於
方冊而口傳心授之
要實又在於師象如
不得其要不惟自誤
而又以誤人所以必

就有道而正焉者此
也先生游於三先生
之門朝論夕講日探
月索故能得其得有
其有而發之於外維

橫上下無適而不合
可以黼黻可以弦歌
安有如是而不傳者
乎先生名良字味能
金華者九靈山戴氏

以居其下故以名其
集云至正二十五年
十月朔日中順大矣
秘書少監揭法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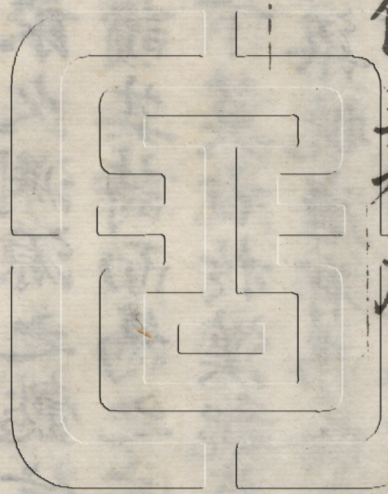
九靈山房集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
仙華先生方公烏蜀先生柳公
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
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
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
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



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
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
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
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九靈
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
迫冲澹而不蕩庶幾上追漢魏
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

柳公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
公為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
禘嘗讀其詩而為之言曰三百
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
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
陽之詩寔有之九靈之詩其傳
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

吾言為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
生烏傷王禔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一

山居稿

四言詩

平饒信詩

萬里古思公平冠詩

贈趙謙齋

吳集賢新堂詩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寄宋景濂三首

還舊居

飲酒

憶胡仲申一首

春輝堂詩

築新居

居田

送屠彦德七首

歲暮逢宋景濂

寄許存仁
答李寧之

楊本初見訪
鄭僉憲授官南歸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二

山居亭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丁酉除夕效陶體

五月五日游石門山

飲酒古墓下作

哭趙隱居

題蘭溪東泉亭

有感
東明山賞經業

送河南生

陪鍾伯紀游溪南山

賈節婦

病起承諸公携餉見過

病中承宋景濂見過

立秋日言懷

中秋無酒

郡齋夜飲分韻得畫字

送別胡仲子二首

游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送別宋景濂

送胡仲子之三衢

謁趙朝列墓

題赤松清風樓

友人使還

送友人別

題李愷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三

山居亭

寄友人分韻得枚字

贈賈思誠

送人歸姑熟

送人從戎

送人宴迎華觀

寄王子充

送人赴軍幕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送同僉公還鎮

送劉仲脩

詠省堂竹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舟次蘭陰憶君善教德

避地丹溪偕仲敬

悲亡友朱茂清

題栖霞山人卷

九日偕子充安道游城東

贈鐵冠子

送人還蕪湖

看松菴

始入北山夜宿覺慈院

由覺慈抵智者

從智者游九龍謁劉孝標祠

於九龍往仙洞

自仙洞登鹿田

贈別祝奕明

雙劍篇

秦鏡歌

白紵歌

空城雀

富窓織

涼城行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五言律詩

九靈山房集目錄

除夜客中二首 邵齋慶歲二首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示全真張子愚 贈友

投王郡守二首 投同儉公

郡齋守歲二首 避地二首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四

山居豪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尊方堂碑

贊

浦陽五賢贊 蕙齋宋先生像贊

趙敬德像贊 趙樞菴像贊

歲

諫官箴

喜聞過齋箴

銘

具慶堂銘

辭

鄭樞屹字祝辭

論

長孫無忌論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論王珪

說

容齋說

說佩送鄭仲舒

書

答徐進明書

上蘇伯備參政書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五

山居稟

記

浦江脩學記

自得其樂齋記

黃氏歸田記
樂善堂記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脩禊集後記

序

經筵錄後序

送葉贊玉序

喜雨詩序

送劉主簿滿歸序

甘棠集序

送祝冬明詩後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六

山居稟

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詩序

浦陽人物記序

送蔡宣使還省詩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章氏家乘序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春秋四傳纂玄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七

山居稟

題跋

跋解于公製劉漬安壽詞後

三先生手帖後題

題余肅訪陸大篆後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跋視夫人遺事後

書柳待制詩後

劉鋪字說後題

題葉丞相遺墨

哀辭

張如心先生哀辭

吳先生哀頌辭

吳原伯哀辭

陳彥正哀辭

蔣季高誄辭

朱茂清哀辭

祭文

祭先師柳待制文

大人祭柳待制文

祭方壽父先生文

墳記

志樓墳殯記

陳府教墳記

先府君墳

九靈山房集卷之一

山居稟

四言詩

平饒信詩并序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迺者中原樹擾列郡繹騷
王師下征負鄙不服及至精兵四集遂復突出東南
轉攻武昌延及饒信時老若公為江浙行省左丞實
被命分討以當饒信之衝公方帥師上道而衢之開
化常山江山亦相繼陷勢甚張橫乃兼行至衢令諸
將分守三縣之險間出挑戰以挫其鋒已而所向俱
捷因急擣玉山以奪信城信城既下寇猶三面固守
柅江為陣諸將領兵四進且戰且前寇乃并衆江曲

以備公責戰益急諸將合戰益用命後竟破其陣斬首萬餘級復以孤山諸處猶往往寇未下乃設法購賞遣數騎往諭使自新於是其黨縛寇將致麾下降人卒以萬計遂進駐上饒分道撫慰而樂平等縣亦望風納款願擊寇自效公得寇黨輒釋不殺用其榮戰數有功由是饒信悉平而二郡居民之散亡者亦皆招集安之以撫有其舊業久之事聞于

上為嘉歎命出黃金繫帶即軍中賜之仍俾鎮其地于時江西湖廣久為寇巢閩閩以南相挺繼變而浙水之西亦淪沒不常惟我饒信克清境土截然中居此其為功不既大矣乎昔唐憲宗命裴度李愬平淮右之亂河東柳宗元嘗作雅詩二篇以形容其功業愚雖不敬庸敢竊取斯義謹為詩一篇凡三百六十

言雖不及柳氏之鋪張諷詠庶幾指事實錄有以載我公之豐功大業於無窮其詩曰

皇舊類武于蔡于徐彼克卒迷敢抗天誅王旅軍譟怒沽旆虎是迅是雖以夷醜虜寇乃敗逃自邪而饒而信而衢奔騰叫譟惟時我公出次于東既禱既禡馬馬龐龐羣師請命于皇之訓踣彼頑嚚有此惠順載紆金節載礪雕戈龍

有虎旗

皇威是荷進次于衢寇兇莫逞既克三邑彼卒大窘遂逼信城信城摺摺有不能守復據以江公曰尔帥勿徐勿亟四軍並作誰其汝克或敗其腹或披其枝大袒而前不見刀鏃寇窮輒走潰其群醜乃不纏腰紅不帕首公曰其追殄滅是期卒刊乃肉血手淋漓九變之始衆威附起剪厥渠魁下人罔治

皇有恩言我是用宣單車朝出降幡暮懸螻蛄已除
狼狽亦斥式廣德心以奠鄉國孰飢孰寒孰呻而歎
孰病不治我惟汝安乃留乃處乃撤我土匪逸其居

王師之所

皇謂我公爾其克艱登爾寶帶用旌爾賢公拜稽首
天子明聖公拜稽首

皇數罷命信饒既清蔡徐亦寧揚威怛德我武用成

太平之期誰實致之天祚我

皇命公是毗公其歸相為時碩輔億萬斯年無敢余
侮

薄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至正丁酉春行軍鎮撫薄里古思公以處寇四出大
侵我勢乃請命憲臺檢率諸軍而東已而發之永康
武義等縣咸獲清厥境土轉危為安而處之積年老

寇卒至繫頸麾下俯伏請命遠近聞之莫不怖駭失
措罔敢違越且其師行之日市無廢賈野不輟耕誠

近代將帥之所罕及良雖愚懦疲弱不得備戎行致

死命以親覩其號令之嚴明軍容之炳耀然居處之

西鄙其去平寇之地不數舍近得諸傳聞可考不誣

又粗嘗讀書執筆為文章是宜首出歌詩以稱述其

萬一轉依古作四言詩一首九五百一十有四字庶

貽諸後世有以見公之忠勇其詩曰

於皇乃

元奄有萬方孰為小醜敢擅而狂維括有民取細如

蟻竟怙其姦叫嗽以起根既蟠矣芑拊荐達其出獲

穰弥醜蔽粵迷忽西奔以蹂我土披其都邑扼其輸

阻維是戎士狃於安平莫振而伍獨成以兵桓桓我

公虎奮臺端請師徃征其徒三千亦既馮轟于門于

社獸有熊旗魚魚雅雅我出我車自彼征途庶士饒
之清酒百壺乃命其佐勅我卒旅是惠是馴以綏士
女勺無之野嫠女之媿男歌於道婦笑於廬進次于
峴其衆蠢蠢士飽而騰將勇而奮公曰勿至我山我
川我其詢之周道宛宛遂申部曲選爾精銳爰援爰
克指日遄逝兵貴奇勝以退為進彼克罔知遂乃大
慶起召而黨爰牛行酒謂今汝勞發其可有既謀厥
謀群師倍駭乃書其宵乃述其遙彼曾不虞卒見寤
迫廣野茫茫無地可穴莫挾汝弓莫推汝鼓投汝戈
矛歸我砧斧其黨復集卒抗我師窮凶極頑洋洋而
來我公曰嗟是不可有進截其衝潰其群醜諸將四
合以翼以前械手繫脰俾獲連連我公曰嘻寇情靡
測益蹈彼疆胡陳是僻寇乃日蹙莫究所圖幸火其
廬自截厥家捷上臬臺有命召公勿之煩苦歸奏爾

庸公乃返旆整兵頓馬曰安其驅毋恐觀者其亂既
平我土悉清克清我土維我公之武武其戡矣發民
誥矣誥我嫠民惟我公之仁惟公布仁惟天降報皓
髮厖眉錫公壽考既錫以壽復介以福金節煌煌享
有百祿公曰無庸匪我之功
天子仁聖以釐萬邦爾發既史四方亦安乾清坤夷
皇家萬年

贈趙謙齋

昔宋之李糜國不夷宗守邊失遵彼四隣乃淪洪甯
在江之湄其迨茲

聖世

皇極已建四海歸疆二邊改獻商之孫子亦集其彥
其孫子云誰時謂我公蘭桂移植歲久而逢闕被初
條茂此晚策其致此伊何克履以正聆善若歸容惡

如病神之祐之天保爾之祺相彼鳴鶴猶載厥聲孰
是我人而掩斯名斯名一播揚于

帝庭

五琪

帝念羣黎寔惟勤止爰求明德肆于百里英英朱寶

翻飛而起琪南粵東臨我政我布視明聽察微知

著民之戴公如飢斯哺琪瞻彼西水其流濺濺乃紆

紫綬乃載朱轡借曰未衰亦既有年琪此日而邁彼

月而征功成者去天道可徵乃眷東顧棄龍遺榮琪

囊有故衣廩有餘粟撫茲逝景載欣載驕先民有言

人亦易足琪既享爾躬復艾亦後季也青於孟考皓

首天錫宥祉如岡如阜琪其完矣受年孔高厖眉

纏纏鶴髮皤皤天錫難老如江如河琪嗟我人斯風

邁嘉惠分遠義親年殊志比譬彼喬松蔓葛是施琪

綿綿蔓葛得托喬松其根雖異其條則同每憑穹幹

庶託高風琪其大鈞載運耄年聿屆從公華堂式宴高
會有未雍雍亦振纓帶琪我儀既肅我情斯和豈無
他人慕公寔年登堂奉觴眷戀如何琪

春輝堂詩

春日載運有耀其輝彼君之子永念庭闈簣土之孝

泰山之慈欲報之德中心憚而

何以寓心事搆斯堂有酒有酒載崇于觴爾肴其潔

爾簪其香不有慈親云乎以康

噉嗷林鳥鳴我堂陰我豈不如懷此好音好音克懷

實勞我心爰有萱草言樹之襟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吳溪吳公考堂也琪德彼吳溪浦水出焉水繞山迴

篤生俊賢琪俊賢之生時維吳公自北自南有聲風

風琪其聲謂何隆以爵位誰其煇之超羣逸類琪我

公曰歸有赤其光曾是故廬閣然弗章其公曰吁我
我胡止居來我工師我材于溪其爰作新堂新堂孔
恤其楠庭庭其楹殖殖其乃關我寢我寢我安乃立
我門我門有閑其我軒我廡亦曼且碩美何敏哉曾
不畱役其公作斯堂左山右池山有集鳥池有馳魚
棋公登斯堂以燕父老有笙唢有鼓考考其公居
斯堂黃髮其纒有子有孫從之如雲其公曰其徠尔
我孫子其聽我言以以此宇其昔視我廬棟騫棟撓
今其輪奐豈不在我講採之度之啓之辟之何幽不
胡何廢不治其尔承我志曰象此堂小可為我大可
為梁其母樞尔本毋拜尔枝荀成尔林小大具宜其
衆領公誨莫不改容孰是後人而弗率其汎其噲噲斯
堂德以為基構之以功百世可知其匪功靡成匪德
曷致小子作歌以詒來裔其

五言古詩

詠懷三首

結廬在西市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
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其見但空巷垣墻亦盡毀
父行得荒徑披拂認門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
本自住山澤此悔將何追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可易
大道久已絕末路多涼德其來已適體誰念寒途客
古有近陵子使還過徐國徐君骨已朽信義逾感激
解劍掛高樹至寶非所惜此士難再逢四顧吾何適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經其苒苒歲年遲乃與塵事冥
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
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頌兒女在我側親戚還合并
終觴無雜言但說歲功成至樂固如此是外徒營營

和沈休文双溪八詠

登臺望秋月，秋月光陸離。曉映西南樓，徘徊東北墀。
凝華奪班扇，流輝鑿阮帷。三五暈尚圓，二八形已虧。
爰有蓬髮人，長懷桂殿思。遺城記吟詠，西園憶追隨。
願以薄暮景，承君清夜暉。
會圃臨春風，春風弄新陽。驅烟入閨戶，捲霧出虛堂。
響谷鳥將韻，穿林花度香。遙遙動中閨，駘蕩經洞房。
逐舞輕靡袖，傳歌低繞梁。所悲金玉軀，遂燦佳麗場。
時拂孤駕鏡，星鬢視飄揚。
秋至改衰草，衰草遍平陸。方晨露溼黃，入夜風銷綠。
別葉有歸聲，故蓋無留馥。勁莖坐自摧，寒葉竦如束。
伎物既如斯，我年寧不促。已失早生榮，敢冀晚凋福。
何當爾夫效，縱浪從所欲。
寒來悲落桐，桐生在長林。積葉既阿那，攢條復蕭森。

排雲正孤立，乘風忽哀吟。朽壤方有託，急霰非所任。
輪囷龍門側，憔悴嶧山岑。不求削成圭，何待裁作琴。
非薄既非材，固無斤斧侵。

夕行聞夜鶴，鶴鳴向天池。奇聲傳月迥，清思逐風悲。
寒冱度霄漢，激激傷別離。華亭侶既失，衛軒寵亦衰。
衛軒非我願，華亭尚余思。蟋蟀悟寒候，商羊識陰期。

不有莫類心，此情那得知。
晨征聽曉鴻，鴻飛何處所。隨陽弱水岸，遼寒長沙渚。
冥冥憶霜羣，邕邕叫雲侶。固將聯匹儔，豈惟念羈旅。
視夜已昭晰，度聲尚悽楚。以之頻感觸，將何慰艱阻。
帛書望不來，誰知我心苦。

解珮去朝市，朝市路已迷。敢冀私被但，無用好睽。
彼譏起青蠅，我行玷白圭。寸心幸能亮，微命不終乖。
及今去青瑣，何日瞻泰階。荒服固云忝，是道諒亦迷。

安得同志士三歎寓余懷

被褐守山東山東古於越州城冒陞岷嵐氣屢興沒

剖竹曰有行思君不能數指途期闌暑下車已涼月

汲黯薄淮陽子牟戀魏闕豈伊念川途固亦悲朝列

日月倘垂照猶堪慰疥癩

寄宋潛溪三首

海潮還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掃

游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

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滑自知羽翮短不與同奮飛

寄聲奮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渺無從雲路迥難依

雲路多鷹隼烟波有虞櫟

昔與君別日妾蚤初弄絲何意時運傾寒衣今已治

衣成向誰寄冬雪旦夕飛雪飛猶自可時去端足悲

韶頻忌凋落華志驚變喪安得君子心不隨年歲移

築新居

挈杖去中林卜宅江之邊江邊多故廬改築架斯椽

左右皆廢墟南北盡頽垣昔人固不留遺迹尚依然

因之悟物理盛衰恒適遷世既異市朝海亦變桑田

古來皆有是念此一長歎何以慰我懷斗酒傾前軒

百世非所知聊且樂當年

還舊居

自我遠行遊故廬今始歸如何廿載間舊事都已非

曳杖過比鄰相呼尋故知不見垂白翁但見初長兒

我園既稍葺我田亦就治種秫釀美酒拾薪煮豆糜

一笑集親朋相從說睽離以之感疇昔俛仰多所思

人生一世中所憂涓與飢力耕給其用此外更何思

居田

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戮力歸稼穡
當春土脉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
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禮過客
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飲酒

在昔童牝時得年輒自喜謂當羽翮成青冥將立致
去去曾幾何已覺非初意每思前日事翻恨莫重遇
盛衰迭相尋壯極老會至曩也歎時遲今焉惜年逝
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須醉

送屠老德七首

羣虫知習苦塞鴈知避寒人不處睽乖詎知為別難
戎馬滿東江風塵聞河關咫尺尚莫期况乃兩州間
送君危途上如何弗長歎其一
長歎且復止請言交好始君住浣水湄我家浦川溪

固已接聲光終然異彼此末路邁多幸來為遊宦子

測測久念息款款新徵起其二

一從新徵起幾度造門基解巾日尚早褰袵陽已微
寒光曝頰暉炎德耀來颺豈辭夏暑永但恨冬馭馳

皎皎淪迹心非君當告誰其三

論迹未云遂且共陶情靈新詩但座賦美酒當壚傾
曉我達生語敦我擊壤情願已反維繫心迹猶未并

家貧仰薄祿庶以代躬耕其四

自君羈薄祿宛轉日月除倭指狎節初三涉歲華莫
世道有遷轍天運無淹度為歡未及終已復遵往路

戒途越嚴風驅車犯寒露其五

寒露濕我裳嚴風吹我衣衣去不返後會寧可知
我居方蹇剥君行已遠遲徒堅皓首約豈遂空谷期

倉卒心已苦別久應更悲其六

欲忘別後悲，獨有惠來篇。
委曲風波事，殷勤巖壑言。
蹈海計已乖，入蜀願亦愆。
惟思薄曩訓，偃息在故山。
君其慎所適，晦養終百年。
基

憶胡仲申

點點階上苔，鮮鮮為誰碧。
已別舊年人，空餘舊年色。
我行東齋外，對之還爾惜。
所思雖久遠，猶有往來迹。

歲暮遲宋潛溪

忽忽歲欲暮，駸駸春已迫。
出門尚誰思，悲歌羣來客。
客昔與我期，近在旦與夕。
如何事多迂，月滿且復魄。
悲風一夜起，落葉滿長陌。
女蘿雖有託，近亦辭松柏。
萬物會歸盡，人豈無終極。
而我與夫子，况皆年半百。
前途詎難知，玄髮早已白。
君不數相過，嗟此深之惜。
寄許存仁

一鳥方北來，一鳥却東飛。
夫豈巧為避，羽短風迫之。

方春遊郡城，子有越上期。
及今會吾里，而我復差池。
常時隔遠道，睽乖固其宜。
豈意兩相接，反更事多違。
畏塵念彈冠，懼垢願浣衣。
士有交臂失，如何弗予思。

揚本初見訪別後却寄

有客越中來，衣帶越溪雨。
既來還遽辭，取取不得語。
譬如東軒月，偶此成賓主。
浮雲一與期，清光無定所。
出門復入門，悵望夜將午。
幾向雨來時，念子溪之滸。
事違人已衰，別多心更苦。
朝來數髮絲，近復添樂縷。

答李寧之

涸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
如何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世塗方擾擾，豺虎尚為患。
久懃軍務勞，翻羨為客閒。
夜雨滴愁夢，晨風颯頹年。
丈夫雖耿介，亦或多苦顏。
而我承結隣，獨喜相追攀。
未堅金石交，已枉瑤華篇。
時時感嘉貺，相視兩悽酸。
豈不欲為答，情深諒難宣。

鄭僉憲授官南歸

相國昔愛才，有才必陶鈞。至今海內士，多出幕下賓。
鄭君入京華，兄弟盡能文。鈴閣遽引見，器重異常倫。
亦既薦明主，遂為希代珍。綠衣不肯着，紫綬忽在身。
榮名竟籍籍，一旦動縉紳。詩筆盡嗟異，鄉邦無此人。
南宮既奮迹，烏府復埋輪。羣公滿天關，獨出官海濱。
除書已久至，君命敢因循。蕭蕭風雪時，日暮下東津。
過家十二月，臘盡料及春。閭里為改觀，草木亦先新。
上堂拜慈母，下堂辭密親。王事相拘拘，可能地吾辛。
願茲家範嚴，四海無不聞。昔為純孝子，今作忠蓋臣。
西州况久弊，戰骨成埃塵。自非霄漢客，曷拯溝壑民。
行矣在勤事，毋徒悲索羣。

九靈集卷之一

九靈集卷之二

山居稟

五言古詩

山中度歲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掃新居，親朋為之集。
天運不可常，周辰今已及。投迹此山中，酒杯與誰執。
故歡隨歲去，新愁帶春入。唯獨聞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疊疊冬春易，悠悠時運傾。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
我觀寰宇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頽齡。
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衆草豈復青。
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尊酒亦既盈。
今我不為樂，後此欲何成。咲歌東軒下，且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開歲已五日良辰誠蹉跎悟彼時鳥鳴往遊山之阿
平明菽蔭壑亭午憇陽坡崖障獻奇峭水木呈清華
幽谷既深入茂林仍速過迢迢蹊絕蹤隱隱泉鬻沙
涉澗固洄澗涉峴復窺我舍輿指飛流停榮引芳柯
石奮忽雲擁岩广亦星羅土面念唐風民勤懷幽歌
羽檄起淮甸烽火連荆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
良儔愆我素荏苒當如何長嘯臨逝川汨汨感人多

飲酒古墓下作

我我溪南山上有雙高墳白楊夾徑路過者為悲辛
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
惟此墳下人生慮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
安知奄忽間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泯賢才亦長湮
吾今且行遊建恆賤與貧

哭趙隱君

泉臺一以閉長夜幾時曉傷心九原上但見青青草
因懷我疇昔從君瀨水邊雪游南浦展月泛西溪每
萍蓬無定蹤忽復異披此固嫌久隔闊豈料到生死
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
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思承衣正朝舞丹旒忽暮飛
我來哭吞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淚盡洒墳上樹
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畫角悲

題蘭溪東峯亭

昔余駐蘭陰頗得溪山趣日上東峯亭遙望水東注
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莫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
亦或卧空墳弱被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
安知游目時翻是傷心處吐霧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縱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粲粲有餘姿。觀者日以至，朝暮被恩私。
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馬眷顧情，一旦成棄遺。
時物今尚然，人事那可期。故妻泣空房，嫵婉歌重帷。
彼情無厚薄，我貌有盛衰。願君屏荒翳，馳光到幽微。
不照妾容老，但照妾心悲。

送河南生

累歲事行役，携家避世患。已謂計頗周，如何尚間關。
道路滿飛塵，湖海盡驚濤。去此亦何之，對我多苦顏。
將軍急籌策，英傑方未閒。苟能慎所擇，何憂行路難。
夙昔翰墨場，高步已莫攀。及今白羽箭，復看挿腰間。
征人懷遠道，拘士恋故山。離隔在須臾，尊酒且同歡。

東明山賞紅葉

萋萋秋向夕，淒淒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
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芳顏。於今得美酒，如何不為歡。

况此秋林下，惟多古丘墟。時來弗自樂，時去良足歎。
范范大化中，陵陽方遠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一春若昏墊，本晨收宿霏。因憶謝公語，出游娛清輝。
漢流深可厲，草露未晞。林木相映蔚，時禽適鳴悲。
佛廬已高據，鳥道方仰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階基。
窈窕越南征，徘徊東秦倚。闌眺懸瀑企，檻引松枝。
地僻慮自淡，身閑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為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双鴛綺。双鴛既同生，亦復與同死。
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妾夫今在遠，妾身偶獨立。
恐為行露侵，莫與双鴛齒。歎恨赴長川，川竭恨乃已。
弱齡已孤寡，中歲轉多難。正茲懷苦心，矧復嬰病患。

綿綿諸樂作擾擾五情亂入夜顛曠昇及晨思景曩
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祧併用別親串
逝將委運性知命尚奚憾造化難預謀禍福昧前算
憔悴幾何間萍覺復神觀幸生差足喜慰勞傾里閭
携肴兼命酒羅列稍盈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
未知從此去笑回同咲繁民生鮮常在百年况已半
客養衰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尚銷毀人物終變換
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動余懷終觴染斯翰
病中承宋編情見過
負病南軒下展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
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來江濱
慰我仍戒我眷戀已良勤繼以習靜言益復知為親
我病既稍除君遂輕別兮雲山百里外有語難為陳
會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願得稍相因

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變感人心愴然已秋時
池荷挺素質園葵暎芳糝豈無一日好不又還當衰
覽物惜年邁無景傷志遠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
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易吾年信難留含情及亥夜逝將秉燭遊
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常時猶足賞矧乃當素秋
東隣有美酒飲之祛百憂客途無由得虛使時運流
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典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外韻得畫字

郡齋無所為兀坐度清晝如何越府客亦此共臻湊
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飈觸簷檻皓月窺窓牖

羨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壺既乘燭投詩亦授毫就
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遲留茲歡忍難又
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為樂知有後會不
為勸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索鏡看吾顏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徘徊在中林拊翼玩文羽長鳴懷好音
何意會飄風吹汝起高岑朝尚同枝條暮飛還異尋
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轡舉酒欲為歡離憂已沉沉
豈不懷耿介送遠難為心

行遊途可極饑途恨何長臨分將列筵屢歎復停觴
我如雀卑狃子若鴈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當
事遠已憂慄形單重周章歸卧一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旦發東郭門晚憇北山趾乍離城市喧益羨丘壑美

舍車陟嶇嶇停策玩清泚游目蒼崖顛放情白雲裏
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巽憑栖道跡往遇冥寐士
忽見山阿人仿佛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嚼丹蕊
牧羊事已乖鍊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爾兄弟

別宋潛溪

昨宵郡齋宿今早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
掩泣別故交強顏逐前傳未嘗去鄉邑誰能千里遊
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燁燁居公侯
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
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燕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內意在巢君惟
君惟豈不好傷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迴疑
嗷嗷徒曉風翻翻空暮闌

送胡仲子之三衢

倦駕忌登陸疲舫驚出浦不虞孤寒間誰知別離苦
伊昔未嘉招結年綰同侶前歡未云畢後感已尋緒
去春客江介今秋數溪滸久傳飛輶出及此高帆舉
終然嚮士心枯茗望來雨我意固遲回君行勿躊躇

送人赴廣信軍幕

憺憺促夜絃翩翩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
羈思無定端官程有成速含思登迴陌抱疾度遙陸
前峯日衙岫後蹊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烟綠
水溪渺森沉玉山鬱駢轟才逮悲路長逾前數期促
邊障固優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匪難布德在兩勗
古來固疆圉豈皆藉頗牧

謁趙朝列墓

含辛度連岡掩泣赴孤阡而我為誰悲懷人在九泉

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遘患一朝烈焰起鄰壤頓燒燔
長風當夏急亦知將燎原不謂事之及乃在奄忽間
天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晨家盡燬夕暮身復捐
平生欽若人銳氣蓋當年鋤頑務刑肅決壅思化宣
矧茲大節在可使非義下日月易為久墓草已芊芊
園林滅游跡祠宇有餘閑既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迎華觀

授服當素節登臺瞰清穹野明穰菊霜林動振條風
良辰感情慮嘉會合音容劍佩止肅肅冠帶來雍雍
四座錯觴豆中堂謁絲桐託蔭栢臺下寄身霄漢中
為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願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
為臣慕姬旦為子追魯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恒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茲山

翔簷出林表飛陛躡雲端紫館高與齊金洞迺相連
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來恣登覽幾為增慨歎
陰陽無傳畧江漢有奔瀾節往速飛箭時侵逾激絃
已難駐衰曆何用羨華年容髮坐自凋齒骨徒空堅
深真能脫屣煉液解騰天凡心倘可除神道尚堪傳
便將棄囂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樓上千齡猶未還

迷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
東郊已春陽北陌尚寒風千里達鄰城幾日到邊封
漢幟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青油幕猶帶駢角弓
顏言帷幄士勉贊戎馬功但期膺厚賞不忘捐薄躬
庶幾還上人咸識爾為雄

友人使還

今壞蕃帝室摘堞莫公家羣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

一朝嗚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眇滄海微功騰尺波
遂將恋主心調入望鄉歌嚴軍發嬰城去掉指齊河
復命喜事畢問程憂路多憂喜君不渝眷眷將謂何

送入歸姑熟

一官冒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懷裸情亦以娛親故
長途忽榛棘四海益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
閩海非我鄉荆河幸余渡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魂懼
桑梓半不存骨肉定何處掩骼古則然脫離今豈遇
言歸雖有期悲情將焉訴兼虫昧葵董晨雞識晦雨
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辟

江路西南遠江波東北流客行惜奔景日暮赴輕舟
輜軒急才彥岩穴盡羅搜名阮上公車身可安舊丘
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遐陳武夫效命力君子輸智謀

入夜無輟棹侵星有飛翰不見百川水汨汨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韻本有涯長憂自無端道心日迴絕衰病坐連綿
瑤琴廢不理金鏡掩莫看誰能蠲茲疾併用駐吾顏
澡真藉靈草測化竒神丹神丹法已闕靈草名尚傳
或求向蓬島或采自鍾山何彼巫咸輩竟墮伎術間
楚辭稱九折周禮摺十全問名未為悅滌味方自歎
賈生妙斯理輜使旌其賢莫言相遇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愷傳

有元值陽九羣荒方搆患大將擁旄節受命徒空專
李生在下位世頗稱其賢一朝慕許歷敗軍惟片言
東嘉已電掃古括猶禍連既登壯士籍身名寧兩全
負戈馳入境轉戰溪谷間智勇自無匹英雄偶逢運
事業不可竟忠節乃所安凭軒檢遺事三讀使我歎

功名固自薄竹帛向堪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猶有崖此木猶有枝而我懷所思憂來獨無時
我有澤上蘭春至嘗倚倚折柔欲有贈運意及秋期
秋期日已逝蘭葉日已衰人生非草木勿為寒暑移

九靈山房集卷之三

九靈集卷之三

山居稟

五言古詩

題茂清齋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疏傳固知退
伊昔宅姑孰
山行睇松茂
理棹蕪湖水
幸當官事治
辭吏就閑散
徇名道不足
適意物可輕
寄語浮丘翁
長憶子音形

九日送別水韻得菊字

霜林醉秋黃
兩徑卧時菊
折以贈將歸
意遠悲別促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陰崖斂暝霏霜陸耀晴現蕭蕭落木多絲絲衰草遍
開冬感阻物列飲會群考美醕溢流霞妍談察餘絢
時髦非我匹清尊豈余戀行矣送將歸悵馬罷歡宴
引領阻雲從搔首歎蓬轉

送人還鎮

根碩多繁條源濬有清流尊公啓洪胄英子紹前猷
肇允龍淵升翻飛鳳池游光分發剛劍氣壓塵蜚樓
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西州實吾鎮東路安之由
帶甲踰萬人連舫動千艘桓桓順時發行將舒國憂

題愛相軒

瑟瑟涼野風竦竦寒城木風勁木亦然受命一何獨
歲物已淪傷高標誰賞錄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
老枝扶戶吟密葉停窓綠遂忘孤生悲行享後凋福
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願為栢上枝託陰歸君屋

送劉仲倩

名都辭佳麗公室赫弘敞續續集時考袞袞歸世網
若人固忠勤受命逾震蕩藩國簡車徒邊亭巡境壤
道途邈以賈山川脩且廣月宵抱影息霜晨流念往
仰看零露團俯聽悲風響景物勞夢思驅馳厭心賞
去水無回波長途有阻鞅臨分恨莫留搔首獨長想

送劉君英東還

轉蓬無定在飄飄將何之未遽離本根賴有回飈吹
在昔從一官整駕乘南陸何意十載留竟負三年期
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况復當亂離
及茲神武師拓地如拾遺遂令客行士秋晏薄言歸
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都志願幸無違
鴻鵠遊四海鷦鷯守一枝寧與鷦鷯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
鳴鳳華寒律豈待伶倫吹

雲樵子

抗志薄囂世結茅向雲林簪霸起膏寸庭樹園十尋
不見從龍勢惟聞伐木音買臣抱才智遺烈著來今
當其樵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遠壯年伉儷易常心
丈夫有述遭達士甘滯淫永言慮崇替聊且投吾簪

舟叢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衽復旋故都艤舟析良知臨岐辱飲饌舉觴念睽離
躡躅東城闔徘徊江水湄顏陽無停照別啓有成期
屏迹堪養痾樂道可忘飢持此持久息豈伊聊暫遠
願各崇令德蜚聲慰棲遲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翹驚急懷舊復滄溥

離情固難抑歸思亦隨作鼓枻就隈隩指途阻參錯
險當嚴公瀨勢奪呂梁壑側耳听波濤縱目窺嶽嶠
永懷滄洲趣久負泉石諾及此協幽期逝將資止託
安得同心客共迷一時樂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蘭陰悲歌泛迴渚引領睇長林
眷言遵舊躑欲往訪所欽水行厭樓薄室迹阻窺臨
川靜集潛虬林茂萃鳴禽獨無群居志感歎難為心

謁詹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楊公泣路岐阮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
吞聲度重阜銜恨眺連峯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醑盡洒墳上松
埋玉悼遺迹解劍慚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眷弥重
悲亡友朱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為爾零
在昔避兵乱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
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臯把袂時豈意竟先傾
双親已垂白諸徭終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
流幻一世中運往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憇長途直為知己故欲行復躊躇
繾綣交情結漫漫歸思紆决去既不忍淹留欲何如
春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
但恐禮羅密不似禁網疎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遺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
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絕人杖策託幽棲抗志辞垢氛
陰谷撥丹萸陽岡墜白雲對綬不敢縮臨符寧肯分

晚節嬰世務薄言走風塵投采襲珪組解褐紆緡紳
始願竟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鍊師還山

有客挾丹簡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
世途屬多阻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難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階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逝若飛忽忽授寒服曉徑菊乳黃暝林葉辞綠
居人驚節至行子感時速步出東城闌寄傲双溪澳
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筑夕陰斂空陂頽陽照平陸
願得重番連浹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旅鴈薄霄游輕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
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湄翩翩形影乱嗷嗷鳴聲悲
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繒繳發中流又復夜驚離

回翔空有志栖宿定何時飄飄天衢上往慎子毛衣

贈鍊冠子倪仲德

武士貫却敵文儒我進賢
辨勇勵憲臣鷄鶩寵卸官
鄭嘗聚毳毛宋亦表華山
為容豈非美弗稱斯厚顏
有客類疲薶秉志實剛堅
既用石為腸復使鍊作冠
逢萌不許掛貢禹那敢彈
巍峩堂序上逍遙階陛間
古制世則知古心人不傳
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使客還自建昌

塘雞初戒曙閑吏已開晨
飭徒臨迥陌振揖發長津
四郊盛陰氣千里塞驚塵
艱難將使命騷屑作行人
時值秋冬交道經吳楚分
昔出方橋師令還已歸軍
威逢良馬勞悽惻僕御勤
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苦辛

送人還蕪湖

連汀暮牛渚平原帶鳩茲
卧隅浮丘室行尋謝朓詩

偶隨樵風便來憇
淞水涓登樓憶吟守游山懷牧兒
昔至雪載途今別露霑衣
驅車子流感轆棹我馳思
風雲有衢路寥廓無暑機
矯首羨歸翼冥冥已高飛

苦齋

薄游倦簪履斂性樞林阿
群峰既旁繞衆卉亦前羅
喧風改故栢微陽度陳蘿
茶生綠階上櫟長即軒多
察性寧柔兼辨味椒芳柯
苦節既可貞佳名失弗訛
享歌寵王使集藜冀皇家
尊盛猶若茲庇賤將奈何
願賜卜身訣庶免後賢嗟

看松菴

結構在中林林木何離離
簷隅聳喬幹庭際俯樛枝
蜿蜿鹿尾揚矯矯龍形垂
稠陰暗軒戶積髓滑階基
美人游未還素心適在茲
豈不念封植無由敦佳期
岱畎稱夏書徂徠詠周詩
屈身古則然違志今豈非

急雪交橫至嚴飈左右吹所貴貞白質不為寒歲欺
窮年厭喧囂今晨愜游衍豈伊清曠懷直為朋知展
指途陽已昇入谷光未顯涉流既百折尋山亦千轉
停策樹頻倚攀林芳屢攀路夷始出幽山暝復凌緬
佛廬既栖薄僧榻聊息偃地僻心自怡俗遠慮乃遣
明茲有佳趣勝處將歷踐

同子克濬仲游北山夜宿覺慈院
抵智者

已宿隆壽山復踐靈源境蜿蜒苔迳長礧礧石路整
行愛祇樹密坐悅禪枝靜幽意澹不愜游足憇復騁
聯瀑跋崇基追雲躡曾頂行行路已窮望望日將暝
泠泠風出谷皎皎月窺嶺翳翳群動息寂寂紛務屏
以之觀化機緬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
如何垂賞心驅馳昧風景綠業尚可除庶茲慰延頸

從智者游九龍謁劉孝標祠

上人敬愛客追從不知疲昔聞蠟屐游今見飛錫隨
朝暎烜將出曉露法未晞捫葛緣側迳披榛欵幽扉
水聲激澗滑鍾韻出林遲佛廬從中起祠宇亦旁依
行歌懷昔賢趨拜想前徽躑躅久不去此情誰得知
往山洞

既停九龍策溼醑禮前賢復尋三洞蹊秉王朝群仙
群仙去綿邈遺迹費采甄標峯絢霞外裂竇綵雲間
旁聽流活活俯瞰深淵春曲駭初入膝阻艱屢迂
躡迴方螻伸緣隅乃猴牽冥行路易失前導火頻然
傾壁見斜倚危室覩孤圓穴杳石如透潭空海疑連
涉深怯龍躍出險怵途慳紆徐度虛隙恍惚脫重泉
僕御矜乍往朋徒慶生還夙志愛游役芳時屢徂僮
流光忽我邁踐勝及茲年栖息固有期遲莫後何言

二皇倘可值頽齡庶能延

登鹿田

山北倦游覽山南繼攀援苔滑豈可步蘿弱猶足捫
力竭轉脩蹊險盡得平原排峯作郭郭列岫代壙垣
披拂趨蘭社靡迤入松門奇石既羅迤初篁亦當軒
鹿耕事固遠仙化迹還存野田遺舊場孤冢秘精龜
感徃情已劇懷來念弥敦學道值時阻攝生逢景奔
何能棄緣業即此窮朝昏

贈別祝彥明

張聖臨荒蹊驅馳聘題步江紆練月初山標綠霞莫
天長路易迷水深舟唯渡征人去不息倦僕立相頽
此時悲送君安能髮不素

七言古詩

雙劍篇

君不見干將冶鐵鐵不流鑊耶遇之剪指投赫然鍊
成雙寶劍遂匿其陽以陰獻雌雄離隔徑幾年一朝
飛墮君侯前乃知神物不虛授必待英豪始聯偶從
今永近君侯身玉頭珠口相鮮新韜裏束耒白鷗尾
匣中藏却綠龜鱗遭時未息干戈事且爲君侯充武
備黑犀中斷未爲奇白蛇夜斬方稱利五山精六金
英也曾埋沒豫章城時時紫氣斗間明占者已知吾
國與君侯佩之可千齡

秦鏡歌

王之榮石之英光瑩豈若秋金精秋金之精鑄鏡成
良工錫以銀華名銀華顏色如霜雪携向秦宮歎奇
絕珊瑚臺土吐菱花玳瑁匣中生明月夜籌已竭曉
籌終宮女對之難為容雲鬢被首黛渝色我貌如心
不堪飾早知鑑心如鑑貌漢兵敢犯咸陽道咸陽漢

發空中立秦鏡團團畫飛入至今鬼母夜深泣

白紵歌

闔廬宮中夜揭鼓宮樹烏啼月未午玉缸提來酒如
乳白紵衣成向君舞美人醉起行步難腰間珂珮聲
珊珊肯緣嬌愛減君歡寶釵墮地不敢言宮中門戶
多無數君恩反覆日幾度明朝重著舞時衣心中已
道不相宜

空城雀

汝雀汝雀亦何為有身不向他處飛却入空城長苦
飢空城四面盡焦土滿地青蒿幸無主飛來飛去啄
蒿實既無矰矰復無罟豈不見官倉有鼠食官米所
食縱多寧損幾一朝倉吏來捕爾爾罪莫逃終磔死

當窓織

當窓織貧家女兒堪嘆息隔牆惟聽伊軋聲墮珥欲

收應不得兩日織成花錦段盡輸上官猶誠緩夫壻
復來催上機豈念身穿藍縷衣君不見富家娘不識
蚕繅着綉裳

涼州行

涼州城頭聞打鼓涼州城北盡胡虜羽書昨夜到西
京胡兵已犯涼州城涼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
已沒漢軍西出笛聲哀胡騎聞之去復來年年此地
成邊土竟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
解調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壻從軍半生死美人踏
筵尚歌舞君不見古來邊頭多戰傷生男豈如生女
強

短歌行

青天上無根日馳光暫明還復黑晝夜相催老却
人忽忽吾言四十七偶看舊鏡鏡為羞昔髮未生今

白頭朱顏丹藥已難覓青史功名行且休歲歲年年
待富貴富貴不來老還至老既至兮百事非病妻對
之怨且詈妻年比我雖稍卑近亦摧頹如我衰一生
此離陪居半此世歡娛能幾時縱多子女知何益北
邨冢墓無人識古往今來共如此我亦胡爲空歎息
人生滿百世豈多尊中有酒且高歌有酒不歌奈老
何

五言律詩

除夜客中二首

歲月遽如許蹉跎老却人一年惟此夜明日又逢春
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感時渾不寐灯火獨相親

擾擾百年內悠悠萬事虛青雲時不至白首歲將除
盡燕空隨俗占雞嬾發書未知從此去身世復何如

郡齋度歲二首

失脚双溪路令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
世事方如夢生涯笑此身惟應兩蓬鬢不負歲華新

條風總應律栢酒又浮盃舊臘隨宵盡新年逐曉來
浮生蒼狗變莫景白駒催自歎憂時客初心寸寸灰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携家非得計世乱粗求安有季俱行役誰人救急難
月從愁裏沒雪向望中寒昨夜鄉書到知君不忍看

一自干戈後先廬幾處存遽成豺虎峽愁殺鵲鴝原
歲酒空今夕春風非故園憂來無避處只是倚衡門

示全真張子愚

無從歸故國客思滿窮秋兩地隔千里一身翻百憂

夢回高士榻情繞羽人丘我亦栖栖者時同說舊游

贈友

擾擾干戈際天涯人未歸一身為逆旅十月未寒衣
江漢風波阻鄉關書信稀危途恐相失歲晏重依依

投王郡守二首

已落時人後誰能說姓名惟應馬南郡偏重鄭康成
賓館懸床待公庭罷吏迎為君門下兒童僕亦多情

又

卒歲囊無褶為儒坐有瓊每因官俸薄時動故人憐
慷慨空前三志蹉跎已莫年爭如歸去好家在白雲邊

投同僉公

投鉞幾專征分藩復此行身為漢飛將家若魯諸生
秘畧三邊服妖氛一劍橫已多門下客持筆待功成

郡齋守歲二首

守歲寒齋裏開盤試莫辛孟行猶是臘酒醒即逢春
天地長為客風塵歎此身歲時追往事獨有老隨人

又

節序清尊外光陰列炬前屠蘇初入酒犬馬又催年
筋力都非舊容顏豈更鮮餘生有如此孟至且頻傳

避地二首

轉粟百里道窺身千里巔人行危棧外家在畏途邊
門巷盡營壘僕夫皆鎧鉞亂離今若此何日是歸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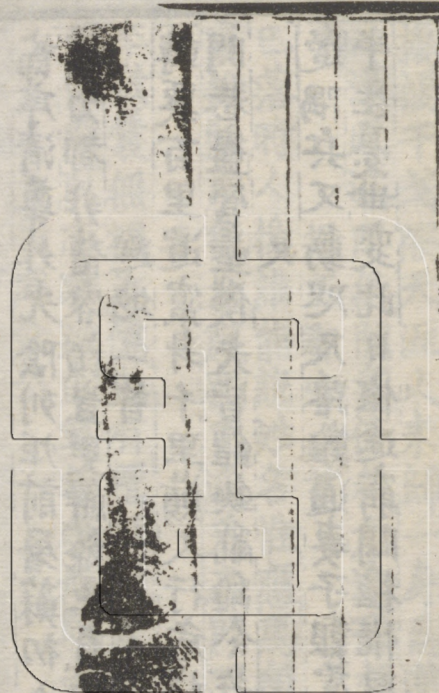
又

邊隅兵又動咫尺路難通妻子艱虞裏御閱震蕩中
半生憂世變此日值途窮悶極惟思醉清尊幸未空

九靈山房集類彙卷之三

九靈山房集類彙卷之三

十一



九靈集卷之四

山居稟

碑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祠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
 顏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
 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
 來其名彌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
 分而更令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于州城宋淳熙
 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
 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
 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陬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
 實自仙始也此數年來湮廢殆盡達曾花赤廉君阿

年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
淤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
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
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恣舉以
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已俸為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
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飾以垣墻階陛以石
唐皇以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稱威惠慈恣當其狀
殿之為間者三廡之為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
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
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顛得吾子之文篆諸牲
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考傳
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為
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
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

郡者耶夫星宿之在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
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真有不可誣者有司營
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
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
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為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尚焉
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
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贖祉以大庇
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尚敬承乃志以迨休
於無窮可也廉公坤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
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九學院廟壇之宜
尊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納交二公頗
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
辭而紀之且為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
辭曰

望天門族神躡靈之來光景溢雲為軒冕為旌優若
有靡衆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菲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職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幣
舉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禡祚至陰沍息陽德宣粒我
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急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翻隨宋渡江居睦州已
而武節之子保義即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為浦
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
武經郎善遠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

趙氏自宋改物而其族已衰願令七十年間能餘其
宗胤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
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
先是永新之曾從祖備職郎汝儵亦以無子而死後
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為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
弗居遂即其堂治為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
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
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恒赫百年矣即一旦衰雖
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願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
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盡
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
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為良
難為永新之子孫者其尚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
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為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社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于南嚴陵是處保義筮仕于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墻亳社既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喟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既豐其流乃羨其源仙巖之南江浦之北歸我斯堂孝孫是關孝孫來享來拜斯堂有牖脩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佑延昇後人永尊厥序匪尊厥序曰報尔先琢薛貞石百世斯傳

浦陽五賢贊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于後世者固將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窮

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里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次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哀幾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即墓奠有果烏鳥為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南諸郡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為戶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眾數十萬謀夜搏其營迎歸二帝事泄而死忠惠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為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熟在人口待制問道文安金公上溯朱子之學亦既

身逢盛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
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
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濶乎其深者哉
使其大施諸用以彈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
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弊穹壤亘古而有
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以其灼
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
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
為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
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之久越數
百里之遠猶將依回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况近在
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昔梁肅李華之於四皓也
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為贊
辭以致歌羨之意識者尚或稱之良雖不敏既獲親

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
用敢勉竭驚力各為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
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為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為
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孝子陳公太竭

倬彼孝思天經地義我公履之式昭厥懿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公於斯時病股痛鉅乃彌穹曼口無停聲
月益歲增有悴其形衰斬三年古訓是程曾不為就
終身筑菴人亦有言孝行之至可通神明可感異類
粵惟我公天相乃志有果每陳烏鳥颺去昔秦顏生
同出其鄉亦以孝感烏吻為傷公雖後起其德則似
令聞令望曷其有已千秋萬祀永稱孝子配彼顏氏

助教梅公溶

咨爾梅公溫溫而恭恂恂而忠有大雅遺風遭世中

危道彼寇鋒牧逋令道以公折衝公謀既决遂往式
遇乃以柔化和為猛烈亦既載旆亦既建節如火之
焚如水之裂力有不支猶驅義師怒目張膽以死自
期曰身可殺義不可虧帝曰爾溶古之烈士肆命之
德併祿其子以愧蚩蚩而惜一死人誰不死死貴合
義惟我梅公以死柱世前聖有云殺身成仁夫豈彼
人而盡不聞

節愍梅公執禮

于彼出口其光燉燉妖氣一醜天地為奇有鸚鵡然
勢豁九門飛廉不將天步斯屯宋有社稷繼五季而
國不知不識咸順帝則彼豕忽突大邦為敵血戰未
息二帝奄北矯矯梅公從此奮激指心誓天願出襟
先手除羣穢捧轂南轅既乘我鉞既胎我牽致天之
罰則莫我敢遏如彼颶風其勢叢叢將掃氛昏陽光

有赫事泄群庸力屈強先生義死忠嗚呼梅公

忠惠王公萬

華華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
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為郡帝嘉乃烈渾居
言責獻可替否巖巖額額諸史之罪上通于天奏章
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舍而去流水
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士田以旌其忠至
今言者猶為震赫在宋嘉定之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
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
冥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待制柳公貫

朱學之傳至于文安四葉絲絲公得其師猶水有源
際茲休明儒雅勃興乃以所挾揚于
帝廷

帝嘉其能俾居縉紳與鴻碩為倫莫之與京於樂辟
雍曰公是宗壘士三千于于而從頌臺有禮公訂古
始佐明文治成我
皇之志大江以西政闕教弛武子之澤一墜于地公
往化之有若時雨歸卧窮山垂十五年流水去住浮
雲往還鋒車荐至乃掌
帝制惟公出處閑時隆替出與時行處與道俱修爾
岐陽之鳳忽焉空谷之駒千載曷窺蜀山巍巍

蘇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燁然者固已披豁乎
心胸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
充溢乎頽容也以公為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
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
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由而

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
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
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拔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
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為師友以王謝為兄弟
彼區區之斗筲管不足以為已尤是胸次之豁達一
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為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為
詩也亦且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諱於
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名非於鄉閭之小
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
所存君蓋庶幾乎無媿此其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
知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僅得其一二矣

題檇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裕
孰謂斯人祗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真
誠無媿歸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為人

箴

諫官箴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為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
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
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真有所悟而曰遷於善也是
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
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為其然也當其一
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
目而拂於耳謀於心而戾於情自非至公至明之君
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願乃冒雷霆犯顏色
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

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
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
其身之危也亦所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
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
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

匡稽古建官允是職司莫諫為難諫不欲逆亦不欲
驟逆則罔從驟則靡究所貴婉巽不大色聲匪攻彼
暗惟藻彼明以善間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
止盍不燕間乃陳我言乃過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
迫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
批折檻之諫或以為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
飲而歌魏有閻沒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饋而歎過

既無迹諫亦無形霸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
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間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
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
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
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
言與道違行與道背維背維遠斯過之大過豈有小
大由小績過小而為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
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為美匪聞曷以我過我聞
改之斯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
苟挾我行苟持我言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
彼非我父孰肯拂心以賈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
我曾不寤我過曷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赤然千載

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榜我
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慎亦忝所生

銘

具慶堂銘

范陽衛立本扁其奉親之堂曰具慶浦江戴良為之

銘

我之生矣孰揆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
方趾圓顛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
有懷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象服不頗
大冠我藐偕老一堂載歡載娛祭祭門子白華絳趺
馨爾晨殺潔爾夕蔬其殺維何有驚有魚其蔬維何
伊筭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塵壘忘劬
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
碩大且訐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余

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婉白扶摘芻蕪苟虧是道
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閔血通氣惟父母且
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衛氏世彌雙珠爰樂具慶
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尚慎旃哉永世弗渝

辭

鄭挺冠字祝群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挺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
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
敢貞和曰顛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且本
商頌松栢有挺之義製其字曰栢高而祝之以辭曰
猗歟那歟噲噲其正誰聞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
群材彙征惟挺者栢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
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幽垆一朝效用
巨細必登居下而汗閭闔是丁甲而甚力曰為旅楹

閉閤戶牖闌楹檻櫺冗微瑣屑僅脫薪蒸彼我梁棟
固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栢實出杳冥
衆木仰視靡或不承獲濟登茲伊誰之令惟村之長
乃高其外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
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村自呈爾生鄭挺
今既弱齒寧復慶甲不是之戀以茲吉日具弁于庭
曰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尔栢高
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村孔長會慶高明
矧爾孝義九世繩繩
皇用褒之有燁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烝猶栢挺然
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騫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
又况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為能人克履之
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幸祗訓辭勿忝所生
我言匪陋惟聖道之程

論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輔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
 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為之流涕
 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
 吳王恪矣無忌乃為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
 王為已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
 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
 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已者乃不在於
 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
 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搆
 害元德茂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
 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
 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

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
 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
 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
 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
 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為之喟然太息嗟乎
 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群小惜哉太
 宗首倡非常之謀以勘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
 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
 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
 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
 所在矣其後卒至喋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
 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擇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為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擢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尚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林達輩為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遂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通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小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意此輩未足深恨太宗為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悲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各有所蔽有所明故善諫

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最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終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瑗之妻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瑗得妻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蔽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遷出乎褚遂良在唐室稱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為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迷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後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猶在王珪

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說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即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為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關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為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修公賜亦既錄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為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尚有待於余言哉侯之百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鵠之飛如羊之躑隕而若星燄而若雲變恠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櫟載鴛載瘦不挺不填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鷓鴣鷹隼之禽雁行而約之鐵鑪鳴飛走怒爭恨鬪喧騰

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歲之有溝有渠有汙有榮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龍噴浪乘濤含沙蚌石射影衝波駢馬電躍水兕雷咆揚鱗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噓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舉嶽差我嶠嶠礧礧超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洶洶渺渺云云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蔽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沿汙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為量惟含忍

以為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
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
也矣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
深則容之為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
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矣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尚
有待於余言我而尚有待於余言我矣名師稷字之
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
寬人稱為長者云

說佩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襍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
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為
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
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
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

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
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
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
者所以具為佩之制而為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
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瑒
錯乎瑒瑀者珠璣乎瑒瑀與珠者綴一皆參居乎三
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為君子之所取
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
珉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
有釧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
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
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
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為佩者以其能存
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為佩之正而為君子之所

取法者則惟三者為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
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
弟仲潛三人者懷王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
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
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
朝然亦不使遠遯乎左右蓋凡治已治人之道恒欲
資之而有功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
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
若所之有繼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條銳以去
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
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瑠璃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
珞金象觶常絃者矣雖然珞也璜也衝牙也非生
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為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
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為佩也然

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
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
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為尤厚今仲舒以
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
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為之說佩以贈

書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為贄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以又
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為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人
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
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
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
殆不然人之為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
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

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畫開也鄉之人
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
矣而大賈者因為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
相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
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夫先
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
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
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
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
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為聖賢盧鄭之鄰
皆可以為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
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
吳之邑子皆可以雪耻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
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

之園皆可以言珍禽騁驪之樞皆可以目良馬矣夫
蘭茝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荆棘出焉蓬生於麻
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
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
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
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
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况欲相與以
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為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
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
者乃可為是下師若猶未也則是倭譽誣諛妄加是
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倭譽昧足下之誣諛輒
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
倭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
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

敢過為評宜以相角聞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
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
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愔參政書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橐悲喜感作
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惜伏念先子自受學以
來即援筆為文章激發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
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願以弊於寒
剝既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
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崇之遂
以殞命其等奔誦數千里迎視遠歸而家事益落由
是送死養生百穴叢聚神傷氣悸衆念昏忘故其遺
橐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秩以顯揚先志其竊聞
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

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恒
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以振聳其
視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
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幸湮沒之若是者或者
以為未得大君子為之發揚也閣下以厚德縉文為
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
是况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墻之下備容屏惡之間
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
使閣下方執政于
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沂河而進
况富近莅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
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
果於陋劣無志其為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
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

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取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如
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仲先子之
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齟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
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尚當課其子姓世誦名
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閱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
某再拜

九靈山房集卷之四終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

山居稟

記

浦江縣備學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浦江之在婺最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
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
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與歎謂學之
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集阿年八哈既嘗歸其侵
疆矣顧茲屋廬之地壓吾得辭其責我遂與主簿劉
侯師稷合謀脩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
既受命即為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訪村徵工
率先允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為之自
毀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墻垣廩庾庖湍之屬
悉皆易弊為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

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携
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得命乃
記之曰春秋之法九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讖蓋
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脩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
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
為有國之先務而僖公脩之實為其所當為哉為其
所當為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
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
公之脩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
氏蒞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脩其宮又謂僖公能
備其化是則所謂脩者豈止乎棟宇之宏窈丹雘之
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所當思以圖
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嘉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二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尚於縣大
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
氏以儒林郎求為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
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為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暨東行六十里是為孝義鄉為其鄉之望者曰黃
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
喬木膏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駭盡廢其
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為巧計
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
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揚藥
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
家及其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
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

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稽衆俾伸
者右抑者左衆又悅脫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
取者償其業依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
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答一人得田如干畝屋如干楹
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群居聚食
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
而賢曰義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
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得侯之為願得余
文記之庶幾永逢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
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
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右豪強乘民之愚
以罷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
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搆肆累歲而元姦
宿猾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

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為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
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
有訟田者廷壽為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
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
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
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尚書達
不花公嘗為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
志者其為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
之文繡象犀鹿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
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
以至孤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

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相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十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

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其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為記

樂善堂記

秉彛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嘗獲登斯堂為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為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為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已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為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為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對向之在晉樂乎黻茂之善而用之也鮑姓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龍兩唐之善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倕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為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

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蹈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為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尚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為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此正家而家齊以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碑歷叙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我良故數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

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由將刻公所著表碑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

脩楔集後記

右脩楔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為之序嗚呼景濂之為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楔者多矣其為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

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率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尚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未俗之益媮也既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為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既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免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况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

序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袁其所進勸誨之文若干篇為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殿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博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數學乎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備然後所造為益深所積為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其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為王

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已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為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義之質幾為一代之治至於為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誦學之興廢哉

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締臺卑而園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特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

莫不畢述

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

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論討

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

皆不以卑近淺陋為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

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

勸講間必為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

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

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

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為聖學之勉然陽朱子之在

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為聖學之勸然皆不能

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愧

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寧

之聽率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

會千載一時而

君臣之際何其感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况得施於

朝廷而又當

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歎歎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為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

送葉贊五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泚之氣婉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為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水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泚之氣每鍾而為人西京而下唐宋為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為後學所宗師而傳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為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群經叢史下而瘦辭僻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投發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儕流招保學子為子敷揚光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為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

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願獨抱其

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

然海內寧謚曰久

皇上銳意儒術日興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

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

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

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

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舊乃志以

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

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

私若此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葵之浦江時境內

已弥月不雨民心沸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

即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

雨既而不雨者復弥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為神龍

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

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為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

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

竭者悉已溢未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

我君之憂亦釋而為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

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致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我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

良受知於君為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

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

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

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

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洙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之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為務當攻

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服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為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為州郡牧守者有為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為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然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觀夫衣冠之感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嬖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為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為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為最故又更為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即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為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

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即廢
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
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
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
必也愨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為務故其後嗣得以世
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
有所不然吾恐故冢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
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
此其尚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
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冢嗣又方由祖蔭入
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脩有任資則夫
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宜保有先澤而已哉良
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為鄧而不為陳也大梁宦

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九頌美之辭惜
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為論次其傳世
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甘棠集序

北庭蕙侯來長髮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
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
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
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
旅相與歎於塗耕耨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
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縣
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
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
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
編而為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

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刊諸梓良嘗讀詩至
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
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
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
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
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
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
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
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
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
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
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
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
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

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况彼之有思於召
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
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
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
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
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刊之良蓋不得而肆
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
阿年八略字景淵云

送祝君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明以儒入官為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
代而歸義門鄭君貞氏命諸子姓作為詩歌以道其
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為之序良雖不敏
竊嘗納交於明又且愛知為特厚獨能已於言乎
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

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
趙公則以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
蘊奧開悟後來彥猷宅鄉二徐公疇鎮毛公則以守
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
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
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
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固歟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士友之來自主權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
已皆失所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翬乎遠矣比
歲以來一二俊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
有所接識以觀其為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
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舊書
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
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

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
閑曹冷局為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教明聖
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席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
夜久不得休以為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
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為具文矣至如復土
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
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為能而於吾彥明直其
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始有所自未執遯
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已者泐諸人
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焉被其灌溉沾其潤
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
矣傳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歟雖然
彥明之在浦江蒞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
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

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
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令之所就為已足哉
矣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遯焉
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冬明之去寧不盡然有
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
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亦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
二云

九靈山房集卷之五終

